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〇九回 猛楊魁路中攔公勝 湖西營席上論聖僧

話說楊魁站在路口，搶著響錘，專待追兵。堪堪追兵就近，但見內中一人，頭帶雁翅白銀盔，身穿淡綠銀鎖甲，手執竹節鋼鞭，年約四〇餘歲，頰下斷斷的一部青須，燈球之下，看得真切，高喊道：「前面可是楊魁，聖駕現在何處？」楊魁道：「來人通名。」那人道：「某乃湖西提督趙公勝是也。」楊魁道：「適才尊駕在船上招呼接駕，因何又由東而至？」公勝道：「我見壯士等許久不至，深愁路中又有險阻，因此帶了兩名副將，二〇名親兵，前來接應。直由後街尋至北城口，不曾尋著，因此回頭。不知皇上、太子現今究在何處？請壯士趕緊說明，以便上前迎接。」楊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多多有罪。我還道徐家的追兵呢！但聖駕此時匡約已上得船了。」公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等便一同上船。」此時暴雨初晴，月光如洗，楊魁轉身就隨著公勝前走。不上一箭之路，但見湖口一隻大船，月色照得清楚，雷鳴、陳亮站在船頭，面朝東望。公勝、楊魁搶步上船，走到中艙，見上面坐著皇上、太子，旁邊坐著寇楨。公勝上前忙請了聖安，楊魁、陳亮、雷鳴也隨同行禮。禮畢，一旁站定。皇上道：「將軍、壯士均請坐下。就著水手開船，速至大營，朕尚有事計議。」公勝便連忙傳令開船。幸喜外面絕大東風，雖係頂水，只消三四葉篷，轉眼已到湖西。水手攔起跳板，打上扶手，大眾保著皇上、太子上岸，恰好營門緊靠湖口，便一同步入內。公勝忙著人在中軍帳設了御座，上首旁邊又設了一座，安置太子。守候皇上、太子坐定，大眾又近前行了君臣禮。營中偏裨將校三〇名之多，也均上前叩首高呼已畢。皇上命下面設了五座，寇楨、楊魁、公勝、陳亮、雷鳴均皆賜坐。皇上道：「國家不幸，禍起蕭牆。帶累卿等深夜勞苦，朕心實屬不安。但卿等及諸位壯士，因何曉得朕父子遇難，各處佈置周妥？」趙公勝便將濟公聖僧照會各船迎駕，先須招呼楊魁的話說了一遍。楊魁便將濟公在如意館，怎樣用隱身法將三人送進內宮，怎樣吩咐入宮救駕，怎樣吩咐負駕逃走，也說了一遍。寇楨見先前街中所說的話，皇上彼時心神不定，想係未曾清楚。又將聖僧說帖上怎樣吩咐掛燈引路，怎樣送至湖西大營，復行又說一遍。皇上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朕父於兩命，雖屬出於卿等及諸位壯士之手，其實皆因聖僧的法力，真是佛法無邊了。」說著，忽見一將士走至公勝前說道：「廚下安排酒席，請大人親自調度才好。」公勝道：「也無須調度，你等就在南面當中設一席，擺一個座位，稍下南面設下席，也擺一個座位。簷下對面東西向設兩席，擺四座位。西席橫頭，面北席一座位便了。」

那人跑出，不一刻，又來向公勝說道：「席已齊了，請大人邀請入座罷。」公勝便立起，走至駕前啟奏道：「臣營居荒僻，又當夜晚，咄嗟難治御膳，今略具藜藿，請陛下及殿下略充其饑，還求恕微臣粗疏不敬之罪。」皇上道：「這樣甚好，諒壯士等腹中也餓了。」於是公勝在前引路，領至西廳，先安了皇上、太子的御座，然後請寇楨。楊魁在東席坐下，雷鳴、陳亮在西席坐下，又至御前及兩面敬了酒，自己面北入座。不上一刻，庖人送上菜來，公勝立起取菜送至御前。皇上道：「此間便膳，酒菜皆著小校胡亂的上上罷，汝可入席坐去，朕與你還有大事計議呢。」公勝復行叩首謝恩，這才入席坐定。

皇上道：「朕算是驚慌昏了，到此時還不知三位壯士他姓名履歷呢？」陳亮便要開口，楊魁到底是世家後裔，稍有見識，對著陳亮、雷鳴忙搖了手，便出席走至御前跪下。皇上一見，忙說道：「壯士不必拘禮，就在席上一一說明便了。」楊魁又謝了恩，這才入席站著細奏道：「臣姓楊名魁，年二〇一歲。父名楊清，母鄒氏，祖父楊文廣，係老令公嫡姪孫。」皇上大喜道：「壯士原來也是功臣之後，但壯士因何認識聖僧，前來救朕的呢？」楊魁就此將西湖救韓毓賢的話，以及追劉香妙誤追陳亮、雷鳴，遇見聖僧同到如意館的話，又說一遍，然後坐下。皇上道：「你適才所言救的這韓毓賢，不知同那女韓毓英，可是一家否？」楊魁不知底細，尚未回奏。但見寇楨立起奏道：「韓毓賢的底細，微臣知道。他與韓毓英是嫡親姊弟，毓賢即韓蕪王世忠之嫡孫也。」皇上道：「據此看來，真算恩有恩報，仇有仇報。前日楊魁救了毓英的兄弟毓賢，今日毓賢的姊姊毓英，就來救楊魁，這個報應還不大嗎！」太子道：「不料韓毓英這女子有這樣的本領，真正令人可敬。」寇楨道：「日前臣侍講時，不嘗對殿下講說過韓夫人金山播鼓，破金兀術這一段典故的嗎？這韓夫人，就是韓毓英的祖母。聞說韓毓英不但手腳本領極大，並且跟著祖母，自幼便習了滿腹的韜略呢。」皇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嘴裡只說了幾聲「可惜」。又向楊魁看了一看，又問道：「寇賢卿，這韓毓英不知許配了是誰家的子弟呢？」寇楨道：「聽說這位女子，他把一班王孫公子，看得同酒囊飯袋一樣。倘然如要嫁人，非世界第一英雄不與論親，故至今還是待字呢！」說畢，寇楨坐下。

看官，你道皇上因何說聲「可惜」，又因何看了楊魁，因何問韓毓英的煙事呢？他說「可惜」，是因太子已聘了王妃了；望著楊魁，是要代楊魁做親，所以又細細查點了一番。到後來當殿賜婚，御前比武，皆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此時陳亮、雷鳴見楊魁一段話已畢，也立起身，二人報了名姓，均言民人等均蒙聖僧收為徒弟。皇上又問道：「二位壯士既是聖僧的徒弟，諒此番朕躬父子遇難，聖僧未知曾與壯士說明？」陳亮道：「家師做事，向不同人說明。就是遣我等三人進宮，並未說到怎樣救皇上，救太子。但他說穿什麼衣服，什麼樣人，你要救他，在什麼地方，你就遇他，他素來不喜歡提人名姓。大約他的用意，是不敢洩漏天機便了。」寇楨、趙公勝聽畢，也齊聲奏道：「陳壯士之言，一些不錯。就如聖僧他給臣等的簡帖，必須限時刻才能開看。」皇上聽寇楨、趙公勝所奏之言，不禁忽然吃驚，說聲：「哎呀，朕到忘卻一件大事了！」大眾望著皇上，忘掉的是件什麼大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